



LI TIAN FANG SAN WEN XUAN

李天芳散文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李
天
芳
散
文
选

LI TIAN FANG SAN WEN XUAN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李天芳散文选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安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25

插 页：7 页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7—5419—7174—X/1·336

定 价：28.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安康市香溪路 16 号 邮编：725000 电话：(0915) 3213310



作者近照

范德元摄

李天芳，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作协专业作家（国家一级）。著有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中短篇小说集《爱的未知数》，散文小说集《秘密》，散文集《种一片太阳花》等十余种。作品获数十项文学奖并被大中小学统编教材长期采用。



① 在京出席作代会并选为五届全委。



② 出访瑞士：与华人作家赵淑侠相聚



③ 在马来西亚讲学



④ 和她的学生在一起最开心！



⑤ 三百年前是一家：与吉隆坡作家李忆菀。



⑥ 过了那个湖就是日内瓦。



⑦ 游旧金山的城隍庙——渔人码头。



⑧ 吉隆坡的云顶最凉爽。



⑨ 华盛顿的艺术馆真棒！



⑩ 纽约的孩子——黑、白、黄的微笑。

— 序 —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序《李天芳散文选》

○王 愚

大约是李天芳还在《延河》编辑部当编辑的时候，我已经读过她不少散文。那时候似乎还没有所谓“散文热”的出现，而李天芳不仅孜孜不倦写散文，其中许多篇章，像《种一片太阳花》、《打碗碗花》、《赶花》等，已成为深受读者欢迎、评论界关注和好评的作品。后来她又致力于小说创作，以至于她和她的先生晓雷合著的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受到广泛的注意，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她现在还正在进行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然而，李天芳仍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像她在《延河》、《随笔》、《美文》、《中华散文》等报刊上发表的《先生朱宝昌》、《国之门》、《背诵》、《上帝就是你自己》等等篇章就曾被海内外多种报刊杂志选用。可见李天芳和散文是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她又选编了自己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要出一本《李天芳散文选》，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当天芳要我为她这本选集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却有

些踌躇了。历数她散文创作的劳绩,已有不少长文短论发表,无劳我去饶舌;赏析她散文创作的特点,也有不少专门文章发表,无须我去唠叨;指出她散文创作的不足,文艺创作本来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散文创作尤其是思绪的飞跃,心灵的驰骋,别人可以欣赏,可以不欣赏,但寻章摘句,指责缺陷,终觉隔靴搔痒,未必能一语中的。

不过,这绝不是无可评说,至少我在众多的散文作品中,相当喜欢天芳的散文,欣赏天芳的散文,并不是没有来由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历经人世沧桑的文化人,早已经过了那种凭一时冲动和爱好褒贬文艺创作的阶段。这来由说来也并不复杂,主要是在天芳的散文中,对生活执著的真诚,几乎贯穿始终;对生活热切的向往,充溢字里行间;对生活未来的追求,渗透情感深处。因此,读天芳的散文,仿佛身临其境去感知,仿佛自然而然去感动,仿佛神采飞扬去翱翔,有一种像《诗经·大雅·旱麓》中说的“鸛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感觉。

天芳散文的这种特点,在她写陕北的那些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也无怪乎中、小学课本从80年代直到现在,把《打碗碗花》、《赶花》、《种一片太阳花》收入统编教材,据说一直要用到本世纪末。

亿万青少年在学习语文的时候,能从她的散文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命的可贵,既陶冶了情感,升华了精神,又增长了理智。但是,在天芳散文中,即使近年来写的一些去国千里的散文,一些忆旧怀人的散文,也仍然保持着固有的特色,只不过随着阅

世的深入，在绵密的情意中融进了不少理性的思考，初看起来，似乎少了一点早期的激情，仔细体味，倒多了一点人生的感喟。这些散文，还进入了一些广播电视大学的课堂，成为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新闻、文学函授中心的教材，足见天芳的散文已经成为多层次的欣赏对象，成为青年学子步入审美园地的动力。

近年来，散文创作蔚然崛起，以至于被称作“散文热”，也并非偶然，它是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我曾在一次回答记者的提问中说：“在一个越来越宽松，便于独立创造的文学环境中，散文这种文学品种渐显活跃，因为它更能敞开心扉，率意而谈，与读者交流，抒发作者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对乡土的深切怀恋，对人生的深刻领悟，对真善美境界的真诚追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陕西第二代散文作家在80年代历史变革时期的涌现和‘喷发’，就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了，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见《三秦都市报》1995年10月30日《陕西文学现状八问之三》）应该说，李天芳就是这一代散文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散文恰恰在以上提到的那些方面有自己的追求，而且也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读书界的青睐。更因为她现在对散文的写作仍是初衷未改，这次选编代表她创作历程的《李天芳散文选》，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历史必然的回答，其意义、其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也是在那个访谈录中，我提出了我对当前散文创作，尤其是陕西散文创作的一些期望。我说：“所以写心底波澜、身边琐事是一条路子，但不是唯一的路子。我们需要写心底波澜、身边琐事，但也应该有黄钟大吕、千秋风云。这类散文作品应有一

种强烈的人文理想,在对大的历史背景高屋建瓴的考察中,充满豪情地参与社会,议论人生,我国古典散文中就有这个传统。一句话,散文绝不仅仅只是成为小悲小愁的代名词,散文作家同样需要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对当前变革时期的芸芸众生生出灵魂审视,对人类在追求物质文明过程中产生的精神失衡,给以善意而锐利的提醒甚至呐喊!”(同见上文,这次引用作了一些修整)尽管天芳的散文绝不是心底波澜和身边琐事,而就天芳整体创作而言,同古代和现代的散文大家相比,也未必篇篇都完美无缺。但天芳一起步,就把散文创作同她对社会人生的审视,同她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同她对人文理想的高扬融汇在一起,就在当今的散文创作中树立了较高的标杆,有一种大散文的气概。我相信,她在今后的创作中会有更大的气魄,更深的含茹和更高的视点,将是可以期待的。

因此,当她的《李天芳散文选》即将出版之际,我愿意写下这几行文字向文学界和读书界负责任地加以推荐。疏谬之论,在所难免,以此就正于方家通人、读者诸君和作者本人。

1995年11月11日

深居于陕西作协心斋

序 二

赶花者的脚印

——李天芳素描

○李炳银

数年前，天芳把她的小说集《爱的未知数》和散文小说选集《秘密》寄给我，接书当时，我真为她感到高兴。天芳的小说作品，我偶然在刊物上看到过几篇，可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竟这么快就集成这样厚厚的一本。前者，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后者，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荣幸地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展参展。

天芳是从写散文走入文坛的。遗憾的是，当1964年7月她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枣》以后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迫使她兴起不久的创作热情冷却了，刚拿起的笔杆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放下来。好在那时天芳还年轻，不过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二十二岁女青年。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对于尽管年轻的李天芳显然也过于长久了。青春期，这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生命年代，它应是一个溢满华采的时期。可

惜天芳这一代人的青春期的青春就这样随着动乱的岁月过去了。这十年间，她曾经有过怎样的生活经历，尽管我同天芳认识了好几年，还是“乡党”，可因为彼此寄居京秦两地，见面时总是匆忙，竟也从无谈及。因之，从最准确的方面讲，把我同天芳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更恰当。因为，我对她作品的熟悉胜过了对她本人的了解。天芳是由写散文开始文学创作的，我又是由她的散文进而结识了她。可以说，文学的沟通使得我们比“乡党”的关系更亲近。

《散文选刊》的编者计划发天芳一个散文特辑，除配发一篇有关她散文的评论文章外，还需一篇作家的剪影。这“剪影”最终落实到我这里。虽说过去从未写过这样的东西，可我还是乐意承担的。世上的事情真是无情得很。有的人总想让别人记住他，时时事事都计较，生怕别人疏忽了他的存在，可临了，他虽总是出现却又都极快地消失，人家还是未能记住他；而有的人，尽管他与世无争，淡于功名利禄，可由于他的作为，人们却总是记着他。例如，前些年，天芳的散文作品几乎时常出现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当代》、《上海文学》、《散文》、《北方文学》、《新港》、《雨花》等，都发表过她的散文作品，且在不少地方获奖，并先后出版了《山连着山》、《延安散记》和《种一片太阳花》、《雁来红》、《秘密》等多种散文集。可在我们这个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坛上，在可以因一篇小说成功就能打遍天下的现实环境中，像李天芳这样确实具备了“国家级”散文水平的作家，却也不能不经受暂时的委屈。即使今天，在有些评论家宁可

把某些小说的一根毫毛取来放大了津津有味地进行研究，并能“破译”出这样那样的“哲理”与艺术“妙秘”的状况下，我想，受委屈的也许不光是散文、报告文学，可能还有部分小说家吧！好在天芳有陕北高原一样凝重宽广的情感与胸怀，她不热衷于追求表层的华贵与浓艳，她不为趋时而轻易变换自己的色彩；她执著地显示着自己，同时也包容着来自各方的不幸。这也正像天芳在她的散文中多次描绘到的陕北人民一样，他们对革命曾是无私，是热血，是赤诚的心，可当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尽管接受的是被冷落、被遗忘和贫穷的生活，却仍然不改初衷一样地依恋革命。或许有人会说这有点愚，可它到底还是一种真诚，真诚在什么时候都比机巧更可贵。不是吗？今天，当天芳正在写小说写得红火的时候，《散文选刊》的编者却仍然记着她的散文，并要为她编特辑。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甚至比接到天芳的小说集时还要兴奋一些。因为，这是一个足以表示天芳散文创作成功的消息。在天芳说来，早此的散文作品已是一个奏过的乐章了，可它却在听众的记忆中分明地呈现着。对此，天芳应当感到欣慰了。

第一次和天芳见面，好像是在1979年的5月。那时，我刚到《文艺报》工作不久，就同雷达一起去四川成都、重庆组稿，然后又自重庆飞到西安，之后，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经陈贤仲同志介绍后结识了天芳。当时，只是几句简单的寒暄，但天芳在女同志中显然算得上修长健美的英姿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分明的印象，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把她的人与她细腻纯朴的散文作品统一不起来。然而，在我读多了她的散文作品以后，我又觉得她的人与她

的文是一种和谐的统一。我猜想,天芳若是没有如同男子汉一样的体格与胸怀,她也许就承受不起自己在陕北人民现实生活中那种感情与心血支付的巨大但得到却极少而产生失重的压迫感;若没女性特有的细微体察与深情的爱,她的散文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陕北人民抱有真诚的理解与崇高的敬佩。陕北的人民,陕北的山水,既使天芳变得深沉坚强,也使她散文风格更加真切和纯美。天芳一踏上独立的人生道路,就落脚陕北这块雄奇深厚、博大贫瘠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幸吗?也许是。但是,一个人只要不在这里萎靡下去,走出了这层层迭迭、沟沟岔岔的塬地,跨过这曲折的山川水道,那么,一切的困苦艰难、哀痛忧伤就都不再使你畏惧了。可能正因为如此,当天芳在离开了这块土地之后,尽管凭借她所掌握的知识自然不会看不到这里存在的落后、贫穷、封闭、愚昧等等情形,可她却宁愿以赤诚的感情去感受和传递蕴藏于这块土地上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真诚、纯厚、坚毅、朴素等民风民情。当不少曾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青年人以愤懑、诅咒、嘲讽之类语言描绘着这里的人与环境的时候,天芳却歌赞众多陕北人的无私奉献;怀念和歌赞像“奶娘”与“打碗碗花”这样普通的人与花。作为一个青年女性,天芳身上没有娇气,笔下没有矫情。她似乎沉默少语,但她把一切都装在心里,溶注到自己的作品中。说真的,我与天芳接触过几次,但从未深谈,虽然还在她家吃过饺子,喝过酒。在我看来,天芳也许是那种不用语言而凭感觉就可以同她接近并结交起来的人,不知是因为她有男子汉一般的魄力和义气,还是因为她有女性的亲切与

柔情。

近些年，我有不少机会回到家乡去。每次到了西安，尽管陕西省作协大院有不少熟人，可一般不愿多走进去。这并非是自傲。所以少去，一是怕干扰大家的工作；也是怕朋友们的热情。即使偶尔去一下，也多是到王愚家，与这位“愚公”和素文大嫂神聊一气走人。1986年元月，参加全国文学评论报刊编辑座谈会期间，几位乡党凑到一起跑到李星家里去吃“搅团”，晓雷、天芳夫妇知道消息，热情邀请到他家坐一会。进了天芳家的门，他们二人正忙着包饺子。这是我第一次来，打量一下室内的陈设布置，感觉到物件摆得都是地方，整洁条理，且有相当的艺术气氛。外人都说我们西北人土气，其实不尽然，像天芳夫妇这样既能接受新知识、新文明、新的生活方式的，在西北人中并不少见。天芳一则是新型的知识女性，聪慧，富有独立见解；二则在她的身上还体现着中国妇女勤恳、谦虚、温良等美德。天芳在事业上实可划归出色之列的，可她似乎并没有像今天的女性那样，一旦事业上取得一些成绩，就很快“雄化”，变成凛冽的“强人”。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女人愈来愈不像女人了，我不知这是对这种女人的肯定还是否定。为什么人家撒切尔夫人可以在外当首相，当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家又可以是一位贤良的妻子、母亲！我们中国今天的妇女一旦成为贤妻良母就反会被有的人讥笑为守旧愚昧呢？当我看到天芳一边在阅读罗素的哲学著作，一边又可以非常在行地备菜弄酒，谈笑自若的情形时，我认为，作家与妻子、文学与酒菜在她的身上已结合得相当和谐了。自然，既然天芳没有